

高门巨族的兰花

凌叔华的一生

她是文坛上别树一帜的女性作家，她是生活中多不如意的名门闺秀；她多彩的生活、精致的作品，带给后人无尽的回味与思索……



陈学勇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门巨族的兰花

凌叔华的一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 陈学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241-4

I. ①高… II. ①陈… III. ①凌叔华(1900~1990)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9837 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3.25 插页 6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241-4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高 门 巨 族

袁世凯属下	3
闺阁或青楼	11
朱门豪宅	16
姐妹俩	22
瀑布卷走了哥哥姐姐	29
解除婚约	34
洋楼内外	39
洪流里的浪花	43

文 苑 别 枝

没有当成翻译家	51
中国式艺术沙龙	56
师从周作人	62
请泰戈尔吃茶	70
新闻秀派代表	73
“抄袭”之冤	82
他们看“三一八”惨案	91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姻缘双佳楼	98
蜜月东瀛	107
手足徐志摩	113
“八宝箱”恩怨	125
知音陆小曼	138

珞珈风韵

直呼“适之”	147
双佳新楼	155
中国的曼殊菲尔	161
“京派”一镇	168
珞珈三杰	175
来了个英国诗人	185

烽火岁月

颠沛乐山	201
沦陷的故都	208
伍尔夫飞鸿	214
让庐时光	218
书香门第的“野孩子”	225
非常之旅	237

羁旅赤子

侨居伦敦	245
布鲁姆斯伯里之友	252



古韵悠长	258
爱山庐下	265
“来去自由”	275
另一条船上	282
寂寞旅人的黄昏	288
叶落故都	292
凌叔华年表	299
凌叔华家族谱系简表	359
参考书目	360
后记	362

高门巨族



袁世凯属下

灿烂的“五四”亦是才女辈出的辉煌时期，而那时最初登上文坛的第一代女作家们，大都出身于官宦之家。想来也很自然，写作须有文化，文化来之教育，教育少不得经济基础，有此基础的商贾却又不怎么看重女孩的教育，于是女作家多集中在学而优则仕的宦门。陈衡哲、冰心的父亲都是清末官员，前者文后者武；女高师一群同窗冯沅君、庐隐、苏雪林，也都是县太爷的膝下千金；石评梅虽略微不同，其父并未授过官职，但也是有举人功名的。凌叔华更不例外，她父亲的官阶尤为显赫，授得一品顶戴，近侍帝王，这等家族荣耀，许多女作家的父辈们未可企及。

凌叔华原籍广东番禺。远祖曾居于福建莆田，到南宋时祖先做了广州知府、广东都统，便定居粤地繁衍下来。由宋至清近千年间，凌氏一脉起起落落，其详情不甚了然。凌叔华说，她曾祖父当过海盗，出没于澳门附近的海域，曾祖母便是海上劫来的意外收获。^①至少在曾祖父一代，凌家祖上离开了仕途，落籍番禺，栖身于珠江口的深井村（今属广州黄埔区），成为当地著名富绅。致富的原因，一个说法，劫来曾祖母以后凌家开始大发，大家叫曾祖母“黄毛太”，相信是黄毛太带来了凌氏财运。^②另外一个说法，黄毛太善于经营，种花生积累了万贯家财。^③凌叔华的曾祖父、祖父，皆好行

①③ 魏淑凌：《家国梦影》。

② 凌叔华：《古韵》。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善积德,《番禺县志》对此多有记载。富婆黄毛太希望儿孙走上仕途,可儿子凌朝赓无意于此,志趣仍在实业。他十四岁跟传教士学外语,后来兴趣又转向代数、几何,二十三岁自己画成设计图纸,雇人打造了一条蒸汽船,一条轮机船。在十九世纪中叶,凌朝赓的作为确实很新潮了,是个凤毛麟角的人物。凌叔华没有见过祖父,她出生前祖父早已病故,因而谈不上受祖父什么影响。对凌叔华影响极大的是她父亲凌福彭,父亲传给她先天的艺术秉赋,熏陶了她的才情,也提供了她起步的优越环境。

凌福彭原名凌福添,取字仲桓,起号润台。^①凌叔华印象里,父亲高个子,宽肩膀,细长脸,健壮、奇伟、高贵。年轻的凌福彭向往官宦,自小潜心四书五经,但直到二十六岁才得了个“生员”资格,大门口贴上用红纸写的这两个字。一八九五年他终于中了进士,



穿清官服的父亲

殿试过后授予翰林,中断了许久的凌家仕途才重新续延。那年凌福彭三十六岁,已不为年轻。新科进士踌躇满志,觉得天下人都在看他,期望他大展宏图。他赶考羁旅的客店,门口有一丛紫藤花,金榜题名时的喜悦,令凌福彭对紫藤花无比亲切,芬芳香气久久萦绕心头,多年后还忍不住对凌叔华津津乐道这醉人的香气。凌福彭不会料到,十九世纪取得的封建功名,在二

^① 另一说,字润台。



十世纪末,出生和生活在美的他家第四代、加拿大血统的重外孙女萨沙,也以此荣耀,欣欣然远涉重洋,几次到北京孔庙,寻找石碑上她曾外祖父的名字。另一个侨居英国的外孙女陈小滢也来找过。见到石碑上的祖先名字,这两个现代青年仍然禁不住欣喜。

康有为和凌福彭一同名列金榜第二甲进士,排名比凌福彭落后十多位。凌、康既同榜题名,又是广东同乡,然而政见却不尽相同。他们一起在北京会试的时候,正传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康有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签名者千余人,其中广东籍八十人,凌福彭没有加入其中。康有为放弃了朝廷任命,布衣终老,而凌福彭授了末代王朝的翰林院庶吉士以后,担任过若干重要官职,户部主事、军机章京、保定知府^①、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这些岗位无一不在要津。凌福彭是典型的忠于王室的正统官员,系想的是以才干报效朝廷,纵然这个朝廷已经摇摇欲坠。

比这些官职更能见出凌福彭地位非同一般的,是他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凌袁同僚多年,从清末到民初。凌福彭长期追随实权袁世凯,两人又志同道合,凌福彭是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的得力骨干。袁任直隶总督,便用凌做副手为布政使。袁派他三次去日本考察,决心在宪政民主、新式教育、监狱改革诸多方面仿效邻国革新。推行宪政谈何容易,而宪政中的教育绩效尤难以立竿见影,幸好监狱改革效果算得明显。凌福彭东瀛考察回来上书袁世凯:“方今各国环峙,非修内政无以定外交,内政之要,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则刑律一日不能修。”主张刑期内培养犯人技能,“讲求工艺以辟其生机,修改刑律以宽其手足,明罚敕法,禁民为非。监狱中多一囚徒,则闾里中少一匪类;工场中多一手业,则廛市中少一惰民,似于治理不无裨益。”袁世凯首先在凌福彭主政的

^① 杨义查阅《清代职官年表》断定,凌福彭没有当过保定知府。但其他多种史料却有记载,如《最近官绅履历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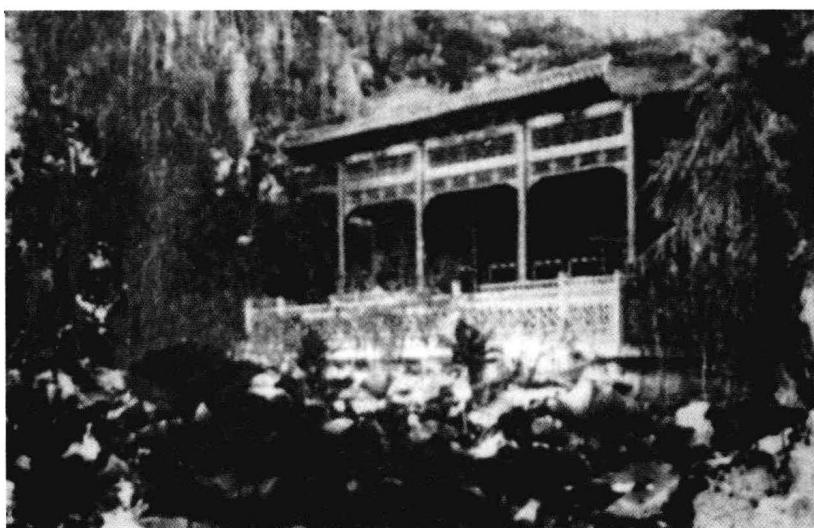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天津府辖试行，后来推广到全国。当时《东方杂志》登过一篇《天津府凌福彭调查日本监狱习艺详细情形呈直隶总督袁稟》，他的狱政新举传播遐迩。

天津府成为袁世凯推行改革的基地，袁世凯极为赏识这位属下，为此呈一奏折给皇上，竭力为凌福彭表功，说他：

光绪二十六年奉旨补授天津知府，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到任。其时天津尚未收回，该员往来津、保，将一切应办事宜预为筹备。光绪二十八年秋间，随臣到津接受地面，部署善后事宜，井井有条。光绪三十年委赴日本，考查监狱、工艺，各得其精意所在，差竣回国，缕晰条陈。天津习艺所之设，规制章程，皆由该员手订，保定踵而行之，化莠为良，囚徒受福。一面设局创兴工艺，贫寒子弟皆得执业以谋生。是年大计，保荐卓异，曾护天津道，并代理津海关道篆，河工洋务，考求有素，因应咸宜。光绪三十二年调补保定府知府，保定设有谳局，为通省刑名总汇，遇有疑难重案，督饬局员，悉心推鞠，务得真情，



保定府邸



民不含冤，狱无留滞。因天津交涉事繁，仍调署天津府篆，以资熟手，并令督办自治局，总理高等审判分厅，以为立宪基础。该员才长心细，器识宏通，如果重以事权，必能力膺艰巨，应如何量予擢用之处，出自宸裁。该员现因卓异，请咨引见，除给咨送部外，理合附片具陈。

凌福彭屡屡升迁，仕途的顺畅正是得之袁世凯这般的器重、提携。史家将类似凌福彭的顺畅称之为“北洋捷径”。即使袁世凯一时政坛受挫，凌福彭依旧不作须臾避离。清皇室怕袁世凯功高盖主，寻了个袁世凯脚有毛病的借口，打发他回了河南彰德老家。被迫屈居彰德的袁世凯哪会甘心赋闲，虽垂钓洹水，却心存天阙。一面与人唱和诗词，一面静观外界政局。这段时间经常与袁世凯唱和的旧部里就有凌福彭，后来袁世凯二公子袁克文将洹上唱和的诗词抄录下来辑为一册，题名《圭塘倡和集》，影印面世。

清朝终究还是灭亡了，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凌福彭自然也换上洋服、佩戴勋章，摇身为参议院议员，依旧随袁世凯左右。袁世凯特设一个小型的“政治讨论会”，由“富有学问经验”的八个亲信组成，凌福彭为副会长。“讨论会”专门讨论袁所交下来的政治草案，上诉建议，委实一个袁世凯决策的智囊，凌福彭此刻的权势并不亚于穿满清朝服的时候。有时干个似乎闲事的肥差，负责营修郊外的清朝皇陵，腰包填得满满。

凌福彭与袁世凯如此亲近的关系，当然唯袁是从。袁世凯逆历



进入民国的父亲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史潮流，张罗皇袍加身，北京成立了拥袁称帝的“筹安会”，身在广州治理洪水的凌福彭，也遥相呼应，纠集了蔡乃煌、李翰芬等遗老设立“集思广益社”。名为国体讨论，实际亦步亦趋，簇拥了“洪宪”皇帝登基。袁世凯百日帝梦破碎，数月后在全国讨伐声中忧惧而亡，凌福彭作了“驾崩”的政治殉葬，从此政坛上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二十年代京城内乱，群雄逐鹿，更没有凌福彭的用武之地。北伐之后他匆匆南下避居，经上海到达广州，诀别了他发迹而辉煌的故都，做了远离政坛的南方寓公。一九三一年秋天，凌福彭老死在南方，石碑刻着：

光禄大夫考润台府君
清授 墓
一品夫人先妣冯夫人

政界风云瞬息而过，但凌福彭广东治水的善绩还是长久为后人怀念。他领导官绅设立救济公所，分赈各处灾区，还修筑基围以绝后患。遭灾最为严重的肇庆，一九二二年特地建造“三君祠”，纪念救灾防洪中立功的邓瑶光、凌福彭、叶兰泉三人。凌福彭死后，一九三五年肇庆又将热心当地水利事业的余汉谋、梁祖浩二人列进祠内，改名“五君祠”，至今五君祠仍辟为当地胜迹，后人和外乡人不断来瞻仰。凌氏故里深井村，祠堂众多，数凌氏宗祠格局最大，保存最完整。乡民每每对外来者夸耀，这里出过一个凌福彭。^①学界也有人指凌福彭为佞臣：“丧心病狂如凌福彭者，真罕有其俦也，北洋新政根本上之败坏当以凌福彭为罪魁也。”^②

凌福彭官跨两朝，政治见解杂糅并包，成败兼有。子孙们^③刻这

① 石红：《重拾失去的记忆时光》。

② 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③ 循封建惯例，碑刻未列凌叔华等女性名字。



么一块墓碑，好像偏于旧的一侧，未能洞见其先人肺腑。现代女作家父辈，位尊近于凌福彭者，仅冰心之父谢葆章和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谢为武将，林系新派，只有凌福彭政坛上亦旧亦新，立场和思想都复杂得多。功也，过也；守旧乎？改良乎？委实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

确凿无疑的是，凌福彭不像现在的许多官员，仅谋权术而欠学养。那时代的为宦者，多饱读诗书，深谙经史，凌福彭则格外儒雅有加，纯粹一个正宗的头戴翎帽的士林学子。除官场往来，凌福彭还结交俊彦鸿儒。纵然和康有为政见有仁智之别，“拥君”却是一致的，两人时相过从，康有为是凌府的常客。辜鸿铭也是个“拥君”派，更时时出入凌府。凌福彭也与新派文人往还，胡适便是突出的一个，而且并非泛泛之交。胡适借阅凌府藏书，写了一篇《宋元学案抄本补遗》的跋，送凌福彭过目，深得凌的赞赏。还有出乎意料的，凌福彭竟然跟着凌叔华参加了新月社聚餐会，饶有兴趣地探视这群新式才子的雅集与流行的别家俱乐部有何不同。纵然如此，凌福彭又藐视新文学作品，凌叔华发表的白话小说从不敢让父亲看到。

今天的读者大概很难翻阅到凌福彭的文章了。黎元洪去世殡葬，凌福彭曾送去祭文，供在殡葬队伍的祭文亭里抬着，写了什么，



凌叔华出嫁前与父亲等合影



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

写得如何，皆无从知晓。唯借助幸存的凌福彭书法才得以留下他文字的星星点点，如邓世昌牺牲，他与凌朝康联合撰了一对挽联：

参军务以擢功名，咸名千古
战倭奴而殉大节，壮节一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李伯元所著《南亭四话》，其第五卷《除夜春联》也保存了凌福彭送李鸿章的一联：

整顿乾坤几时了
不废江河万古流①

这副对联是凌福彭自己书写的，他的书法颇有造诣。凌福彭有此家传，他的外公谢灝浦是位远近闻名的书画家，人也饶有风趣。有年春节写了十尺长的春联，房屋太小没法悬挂。他笑笑说，将来总有一天有地方挂的，果然以后女婿发财构筑了大厅，终于挂上了这副对联。凌福彭曾经和凌叔华谈书艺体会：“书法是最高的造诣，没有极境，你越写就越觉得它趣味无穷。人有天赋，方可为之，沉醉其中，才能悟得其境界。”②他的书法水平决不逊时下若干书法名家，有一幅条屏，与中国最后的状元刘春霖等十二人合为成套的十二屏，前几年拍得十五万四千元高价。他手书自撰的对联“苔色冷含丹嶂影，花光晴出绿天书。”保存在台湾学者、收藏家谢鸿轩手里。③书画难分，凌福彭亦擅长丹青。只要他摊开纸墨，凌叔华就看得出神。可惜极难有一睹他画作的眼福，不知子孙们是否还有秘藏，网上是拍卖过一回的。

① 大东书局1925年印本，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

② 凌叔华：《古韵》。

③ 谢鸿轩编：《近代名贤墨迹》。

闺阁或青楼

凌福彭先后娶过四房夫人，凌叔华生母是李若兰。后人保存了李若兰两张相片，一张大约摄于一九〇〇年，她已经身为清末显贵的夫人，穿的是便服，一件面料讲究的老式棉袍。另一张在一九三〇年左右，进入了民国，一袭齐脚面的黑色大氅，有了现代意味，倒比前一张愈加雍容华贵，眼神炯炯，透出她的精干。

凌叔华生母的来历有点儿扑朔迷离，带着几分传奇性。她父亲做那么大的官，生平资料自然十分丰富，地方志、文史档案、同代人记述、后世学者们研究，数不胜数，叙述生平的难处在如何取舍。说到母亲，恰好相反，几乎为“无米之炊”。那时谁会费笔墨关注一个妇女，何况还是个偏房。幸亏凌叔华写了传记小说《古韵》，专有一节“母亲的婚姻”，对母亲的身世描述得相当具体、生动，至于真的多少、假的多少就难说了。

据《古韵》所述，李若兰也出生在粤



清末时的生母



生母在民国时期